

尺木堂綱鑑易知錄卷五

通鑑綱目正編

山陰 吳乘權楚材 周之炯靜專 周之燦星若 同輯

東漢紀光武東都洛陽故曰東漢

世祖光武皇帝名秀長沙定王之後景帝六世孫也莽末起兵復興帝室在位三十三年壽六十三歲而崩諡法能紹前業曰光克定禍亂曰武○帝恢廓大度才明勇畧故能芟刈羣雄克復舊物未及下車先訪儒雅表行義興學校東漢之俗於斯為美然不任三公事歸臺閣建武永平之間吏事刻深所以中興之美蓋未盡焉

綱乙酉世祖光武皇帝建武元年夏四月公孫述稱成帝蕭王擊尤來大槍 鏑 五幡 俱賊 敗之 綱蕭王遣將追尤來等又大破之 綱王引軍還剡復遣吳漢等追尤來等破散略盡賈復傷瘡甚王大驚曰我所

以不令賈復別將者為其輕敵也果然失吾名將聞其婦有孕生女邪我子娶生男邪我女嫁之不令其憂妻子也復病尋愈

六月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漢王已平天下猶未正尊位必待諸侯力請而後從之光武未能削敗亡四海私竊名號者非一中外皇皇莫知所嚮世祖何不早創業之與中興固自不當是時更始既已之望孤矣故書蕭王即皇帝位改元大赦者深幸之也烏可以不早正位號以繫人心則天下今直隸真諸將請上尊號不聽到南平棘漢縣故城在復固請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定府定州諸將請上尊號不聽到南平棘漢縣故城在復固請之不許耿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

土壤從大王於矢石之間者其計固欲攀龍鱗附鳳翼以成其志耳今大王留時逆眾不正號位純恐士大夫望絕計窮則有去歸之思無為久自苦也大眾一散難可復合王深感曰吾將思之行至高邑

高邑召馮異問四方動靜異曰更始必敗宗廟之憂在於大王宜從眾議會儒生彊華自關中奉赤伏符來詣王曰劉秀發兵備不道四夷雲集龍闕野四七之際火為主識記之書曰符赤伏其符之名赤火色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又光武以羣臣因復奏請乃即位於鄴南

也自高祖至光武初起合二百二十八年又光武以羣臣因復奏請乃即位於鄴南

致堂胡氏曰光武舉兵始則為宗祖復讎除主王莽既而兄續遇害更始稱尊人心不歸天下失望英雄才智雲合景從河北既平洛陽將下諸將奉上尊號光武辭避再三於是即位繼繼赤伏符就

為言安在嗚呼以英睿剛明之主親見莽尚奇怪而躬自蹈之其為盛德之累亦豈少哉

綱赤眉以劉盆子稱帝目赤眉 樊崇 進至華陰 府華陰縣 以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不可以久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目赤眉 樊崇 進至華陰 府華陰縣 以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不可以久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目赤眉 樊崇 進至華陰 府華陰縣 以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不可以久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目赤眉 樊崇 進至華陰 府華陰縣 以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不可以久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目赤眉 樊崇 進至華陰 府華陰縣 以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不可以久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目赤眉 樊崇 進至華陰 府華陰縣 以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不可以久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目赤眉 樊崇 進至華陰 府華陰縣 以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不可以久

赤眉以劉盆子稱帝目赤眉 樊崇 進至華陰 府華陰縣 以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為羣賊不可以久

亦眉入長
安
封更始為
淮陽王
以卓茂為
太傅封侯
德侯

議立宗室挾義誅伐乃立劉盆子故式侯劉萌之子為上將軍崇以古者天子將兵稱上將軍故也諸將皆稱臣拜盆子時

年十五被避髮徒跣徒跣上聲○散衣赭赭赤也○面赤而汗流見眾拜恐畏欲啼○秋七月以鄧禹為大司徒王

梁為大司空吳漢為大司馬伏湛為尚書令○帝使使持節拜禹為大司徒封鄧禹見十卷禹時年二十四

又按赤伏符以梁為大司空又欲以識文用孫咸行大司馬眾不悅乃以吳漢為大司馬初更始以湛為

平原濟南府太守時天下起兵湛獨晏然撫循百姓一境賴以全徵為尚書使典定舊制又以禹西征拜

湛為司直行司徒事○九月赤眉入長安○更始單騎走將相皆降○封更始為淮陽今河南開封府陳州王○詔

敢賊害者罪同大逆○以卓茂為太傅封侯○宛今河南南陽府人卓茂寬仁恭愛恬淡樂道雅實不

為華貌行已在於清濁之間自束髮至白首與人未嘗有爭競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不同而皆愛慕欣

欣焉○哀平間為密今河南開封府密縣令視民如子舉善而教口無惡言吏民親愛不忍欺之民嘗有言部亭長十

一亭亭有長主盜賊受其米肉遺去聲○者茂曰亭長為從汝求乎為汝有事囑之而受乎將平居自以恩意遺之

乎民曰往遺之耳茂曰遺之而受何故言邪民曰竊聞賢明之君使民不畏吏吏不取民今我畏吏是以

遺之吏既卒受故來言耳茂曰汝為敝民○凡民所以羣居不亂異於禽獸者以有仁愛禮義知相

敬事也汝獨不欲修之寧能高飛遠走不在人間邪吏顧不當乘威力彊請求耳亭長素善吏歲時遺之

禮也民曰苟如此律何故禁之茂笑曰律設大法禮順人情今我以禮教汝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

所措其手足乎○一門之內小者可論○大者可殺也且歸念之初茂到縣有所廢置吏民笑之鄰

城聞者皆蚩○輕其不能○河南郡今河南府為置守令茂不為嫌治事自若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拾遺遺

京部丞○人老少皆涕泣隨送及王莽居攝以病免歸上即位先訪求茂茂時年七十餘詔曰夫名冠○貴

天下當受天下重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

司馬溫公曰光武即位之初羣雄競逐四海鼎沸彼摧堅陷敵之人權畧詭辯之士方見重於世而獨能取忠厚之臣○循良之吏○拔於草萊之中○實諸羣公之首宜其光復舊物享祚久長蓋由知所先務而得其本原故也

朱鮪以洛陽降冬十月帝入都之

鮪曰大司徒被害時鮪與其謀見上又諫更始無遣蕭王北伐更始元年欲令大將徇河北大司徒賜言獨有文叔可用朱鮪等以為不可

舉大事者
不忌小怨

自知罪深不敢降彭還言之帝曰舉大事者不忘小怨鮪今若降官爵可保况誅罰乎河水在此吾不食

杜詩格殺
蕭廣

言彭復往告鮪即降拜平狄將軍封扶溝今開封府侯侍御史杜詩安集洛陽將軍蕭廣縱兵暴橫詩救

鄧禹屯
邑

曉不改遂格殺廣上召見賜祭起戟有衣擢任之十月車駕入洛陽幸南宮見十遂定都焉淮陽王降

停車勞朱

於赤眉鄧禹引軍屯柁首邑劉盆子居長樂宮兵士暴掠百姓不知所歸聞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

髮調之垂者戴白

有紀皆望風相攜負以迎軍降者日以千數眾號百萬禹所止輒停車持節以勞來俱去之父老童穉垂

吾眾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

休兵北道就糧養士以觀其敝乃可圖也禹於是引軍北至柁邑漢縣故城在西所到諸營堡郡邑皆開

門歸附

十一月梁王永稱帝十二月赤眉殺淮陽王隗囂據天水自稱西州上將軍隗囂元

起兵二年徵器為右將

軍後又以為御史大夫歸天水今鞏昌府見復聚其眾自稱西州上將軍三輔士大夫避亂者多歸之囂

大才晚成

傾身引接為布衣交以范遂為師友鄭興為祭酒申屠剛杜林為治書馬援等為將軍班彪之屬為賓客

名震西州馬援少時以家貧欲就邊郡田牧兄况曰汝大才當晚成良工不示人以朴桐樸也且從所好

遂之北地田牧

頭穀數萬斛既而歎曰凡殖財產貴能賑施也不則守錢虜耳乃盡散於親舊聞隗囂好士往從之囂甚

守錢虜

敬重與決籌策寶融據河西自稱五郡大將軍寶融累世仕宦河西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

西

私謂兄弟曰天下安危未可知河西殷富帶河為固張掖今陝西行都屬國精兵萬騎一旦緩急杜絕河

津

足以及自守此遺種處也乃因趙萌見上求往更始以為張掖屬國都尉融既到撫結雄傑懷輯羗虜得

其歡心與太守都尉梁統等五人尤厚善及更始敗乃推融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以梁統為武威今陝

西

行

原卷二十四
美三十四

陰識辭增
封

馮勤典諸
侯封事

立宗廟郊
社

鄧禹入長
安

以宋弘為
大司空

宋弘有
睢之風

遼東家

都司涼 太守史苞為張掖太守視會為酒泉今陝西行都太守辛彤客為敦 煌今陝西行都司肅太

守唯庫鈞為金城今陝西臨洮府蘭州太守如故而融亦仍居屬國領都尉職置從事監察五郡

網 丙戌二年春正月朔日食網悉封諸功臣為列侯目梁漢縣故城在河南汝州侯鄧禹廣平今直隸廣平府廣平縣侯吳漢

皆食四縣陰鄉地名在河南南陽府新野縣侯陰識貴人之兄也以軍功當增封識曰臣託屬掖庭仍重加爵邑此為

親感受賞國人計功也帝從之吏郎中魏郡今河南彰德府馮勤典諸侯封事勤差較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

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帝以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故事尚書郎以令史久次補帝

始用孝廉為之網立宗廟郊社於洛陽目起郊廟於洛陽四時合祀高祖太宗世宗建社稷於宗廟之右

立郊兆於城南網赤眉大掠長安西入安定今陝西平涼府北地慶今陝西鄧禹入長安目禹入長安謁高廟收

神主送洛陽行園陵置吏士奉守網大司空梁罷以宋弘為大司空目王梁屢違詔命帝怒欲誅之既而

赦之以為中郎將以宋弘為大司空弘薦桓譚為議郎給事中帝令譚鼓琴愛其繁聲弘聞之不悅伺譚

出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責之譚頓首辭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

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譚者望能以忠直導主而令朝廷耽悅鄭聲

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湖陽公主見上卷新寡主帝姊鄧晨妻晨初喪故云新寡帝與共論朝臣微觀其意主曰宋公威

容德器羣臣莫及後弘被引見帝令主坐屏風後因謂弘曰諺言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

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帝顧謂主曰事不諧矣范曄曰宋弘止繁聲戒淫色其有關雎之風乎網 漁陽太守彭寵反目帝

之討王郎也彭寵發突騎轉糧食前後不絕自負其功意望甚高帝接之不能滿寵甚快快至是徵寵寵

遂發兵反幽州牧朱浮見上卷與寵書曰遼東有豕生子白頭將獻之道遇羣豕皆白以子之功論於朝

廷遼東豕也奈何以漁陽而結怨天子此猶捧土以塞孟津也寵怒攻朱浮於薊網夏四月遣將軍蓋始

延等擊劉永圍睢雖陽見上卷網 封兄續子章為太原王興為魯王淮陽王子三人為列侯 六月立貴人郭氏為皇后子彊為皇太子網秋賈復擊召郾陵故城在河南開新息今河南汝寧府息縣皆平之目賈復部將

寇向屈貴
復

殺入於潁川今開封府許州太守寇恂戮之復以為恥欲殺恂恂知之不欲與相見姊子谷崇曰崇將也得帶劍

侍側有變足以相當恂曰不然昔聞相如不畏秦王而屈於廉頗者為國也見二十六卷乃敕屬縣盛供具備

酒膠年執金吾時賈復為軍入界一人皆兼二人之饌恂出迎於道稱疾而還復勒兵欲追之而吏士皆

醉遂過去恂遣谷崇以狀聞帝乃徵恂恂至引見時復先在坐欲起避之帝曰天下未定兩虎安得私關

今日朕分之於是並坐極歡遂共車同出結友而去綱八月遣將軍鄧隆討彭寵不克綱蓋延克睢陽劉

永走湖陵故城在山東兗州府魚臺縣綱青徐羣盜張步等降綱帝使伏隆持節使青徐二州今山東青州府江南徐州羣盜聞劉

永破敗皆惶怖請降張步遣其掾現隨隆詣闕綱將軍鄧奉反綱吳漢徇南陽今河南府多侵暴將軍鄧奉

謁歸新野今南陽府新野縣怨漢掠其鄉里遂反擊破漢軍與諸賊合從綱九月赤眉發掘諸陵復入長安鄧

禹戰不利走雲陽故城在西安府咸陽縣延岑屯杜陵今西安府綱冬遣將軍岑彭王常等討鄧奉綱帝於大會中

指常謂羣臣曰此家率下江諸軍輔翼漢室見上卷心如金石真忠臣也即日拜漢忠將軍使與岑彭率

七將軍討鄧奉綱遣將軍馮異入關徵鄧禹還京師綱鄧禹自馮愾叛後建武元年鄧禹以馮愾宗欲守

擊綱威名稍損又乏糧食戰數綱不利歸附者日益離散帝乃遣偏將軍馮異代禹送至河南敕異曰三輔

遭王莽更始之亂重以赤眉延岑之酷元元塗炭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不軌營堡降者遣其渠帥

詣京師散其小民令就農桑壞怪其營壁無使復聚征伐非必略地屠城要在平定安集之耳諸將非不

健關然好虜掠卿本能御吏士念自修飭無為郡縣所苦異頓首受命引而西所至布威信羣盜多降又

詔徵鄧禹還曰慎毋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來降吾以飽待飢以逸待勞折箠答之非諸將憂也無

得復妄進兵綱遣光祿大夫伏隆拜張步為東萊今山東萊州府太守

綱丁亥三年春正月以馮異為征西大將軍綱鄧禹馮異與赤眉戰敗績綱鄧禹慚於受任無功數以飢

卒徵選赤眉戰輒不利乃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自河北度至湖今河南府開平聲要約也馮異共攻赤

眉異曰赤眉衆尚多可以恩信傾誘難卒綱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免池今河南府要也其東而

光武詔徵
鄧禹

王常心如
金石
馮異代鄧
禹
光武敕遣
馮異

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軍潰。會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為所敗。禹以二十四騎脫歸宜陽。今河南府宜陽縣異棄軍走。與麾下數人歸營。復收散卒。堅壁自守。

延平陳氏曰。鄧禹以梅邑付之。惜哉。其失在不知人而已。今悔受任無功。不量可否。用飢卒取敗。可謂不知命矣。若禹異不守所見。曲從二鄧。幾不自脫。雖終能成功。不為無罪也。

立四親廟
馮異大破
赤眉於穀
底

先武勞馮
異

鍾鋒倭倭

張步殺伏
隆

綱立四親廟于洛陽。日祀父南頓君。以上至春陵節侯。見上卷馮異大破赤眉於崤底。賊眾東走。帝勒

軍宜陽。降之。得傳國璽。授日馮異與赤眉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旦日赤眉使萬人

攻異前部。異少出兵以救之。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猝起。衣服相亂。

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之於崤底。崤山名。在河南府永寧縣東西。二崤相去三十五里。底。下也。降男女八萬人。帝降璽書

勞異。日始猶垂翅。聲聲回。路在永寧縣終能奮翼。澠池在河可謂失之東隅。日日出收之桑榆。處。赤眉餘眾

東向宜陽。帝親勒六軍嚴陳以待之。赤眉忽遇大軍。驚震乃遣劉恭乞降。日盆子將百萬眾降。陛下何以

待之。帝日待汝以不死耳。丙午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肉袒降。上所得傳國璽。授赤眉眾尚十餘萬人。帝

令縣厨皆賜食。明旦大陳兵馬。令盆子君臣列而觀之。帝謂樊崇等日得無悔降乎。徐宣等叩頭日今日

得降。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懼誠喜。無所恨也。帝日卿所謂鐵中錚錚。金聲。傭也。中佼佼。好也。者也。賜樊

崇等洛陽田宅。帝憐盆子以為趙王。漢同姓名良。郎中。

綱二月劉永立董憲為海西王。張步為齊王。步執伏隆殺之。日劉永聞伏隆至劇。帝遣伏隆拜張步為東

山東青州府壽光縣時張步都此亦遣使立張步為齊王。步貪王爵。猶豫未決。隆曉譬日高祖與天下約。非劉氏不王。今

可得十萬戶侯耳。步欲留隆與共守二州。青徐也。隆不聽。求得反命。步遂執隆而受永封。隆遣間諜使上書

日臣隆奉使無狀。受執凶逆。雖在困阨。受命不顧。願以時進兵。無以臣隆為念。帝得隆奏。召其父湛流涕

示之。日恨不且許。而遽求還也。其後步遂殺之。

延平陳氏曰。伏隆之求還。足以成命矣。死而無憾。安用且許之乎。光武之言。所以慰其父耳。

綱三月以伏湛為大司徒今直隸順天府涿州太守張豐反彭寵自稱燕王目豐反與彭寵連兵來浮以帝

不自征彭寵上疏求救詔報曰度此反虜勢無久全其中必有內相斬者今軍資未充故須後麥耳浮城

中糧盡人相食會耿况遣騎來救浮乃得脫身走今順天府大興縣城遂降於彭寵寵自稱燕王目帝自將征

鄧奉夏四月奉降斬之綱馮異擊延岑破之岑走南陽關中平綱六月大將軍耿弇擊延岑走之其將鄧

仲况以陰降目仲况據陰縣今湖廣襄陽府光化縣而劉歆孫龔為其謀主前侍中扶風今陝西鳳翔府蘇竟以書說之仲

况與龔降竟終不伐其功隱身樂道壽終於家綱睢陽人斬劉永以降諸將立其子紆復稱梁王目耿弇

從容言於帝自請北收上谷兵定彭寵於漁陽取張豐於涿郡還收富平今山東濟南府東攻張步以

平齊地帝壯其意許之吳養心曰此事與韓信請益冬十一月遣大中大夫來歙歙使隗囂目帝謂大

中大夫來歙曰今西州見上卷未附于陽公孫述字稱帝道里阻遠諸將方務關東張思西州方略未知所

在奈何歙曰臣嘗與隗囂相遇長安其人始起以漢為名見上卷臣願得奉威命開以丹青之信囂必束

手自歸則述自亡之勢不足圖也帝然之始令歙使於囂囂奉奏詣闕帝報以殊禮言稱字用敵國之儀

所以慰藉之甚厚

綱戊子四年春遣鄧禹將兵擊延岑破之岑奔蜀公孫述以為大司馬綱夏四月帝如鄴今河南彰德府遣

吳漢擊五校五部於臨平破之遣耿弇祭債道等討張豐斬之弇遂進擊彭寵綱秋九月以侯霸為尚書

令目王莽末天下亂臨淮今江南鳳陽府盱眙縣大尹侯霸獨能保全其郡帝徵霸會壽春今鳳陽府壽州拜尚書令時朝

廷無典故又少舊臣霸明習故事收錄遺文條奏前世善政法度施行之綱冬十月隗囂遣馬援奉書入

見目隗囂使馬援往觀公孫述援與述舊同里閭今陝西西安府相善以為既至當握手歡如平

生而述盛陳陞衛以延援入交拜禮畢使出就館更為援製都布都布白疊布單衣朝服中交讓冠講

主禮相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鸞旗見十一卷秦置旄頭騎冠熊罴蹕見十一卷就車轂折身

折如磬而入禮饗官屬甚盛欲授援以封侯大將軍位賓客皆樂留援曉之曰天下雖雄未定公孫不吐

蘇竟不伐

與韓信請益兵事同
來歙使隗囂

隗囂遣馬
援入見

子陽井底蛙

帝王自有真

以郭汲為漁陽太守
光武自將討龐萌

寶融遣使入見

哺步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修飾邊幅若布帛之修如偶人形此子何足久稽留也天下士平因辭歸謂翼

曰子陽井底蛙耳謂所見者小而妄自尊大不如專意東方謂洛陽翼乃使援奉書雒陽援初到帝在宣德殿

南廡武下袒幘謂中曰幘有坐迎笑謂援曰卿遠遊二帝謂翼與述間今見卿使人大慚援頓首辭謝因曰當今

之世非但君擇臣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少相善臣前至蜀述陞戟陳列於階陛而後進臣

臣今遠來陛下何知非刺客姦人而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稅客耳援曰天下反覆盜名字

者不可勝升數聲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謂太傅袁德侯卓茂卒

綱己丑五年春正月遣來歙送馬援歸隴右即天水見翼與援共卧起問以東方事曰前到朝廷上引

見數十每接燕語自夕至旦才明勇略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闊達多大節畧與高帝同經學

博覽政事文辯前世無比翼曰卿謂何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

不喜飲酒翼意不懌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綱二月彭寵奴名子斬寵來降夷其族封奴為不義侯綱吳漢

耿弇擊富平獲索于平原今山東濟南府平原縣大破之弇遂進討張步綱以郭伋為漁陽太守伋乘離亂謂之

後養民訓兵開示威信盜賊銷散匈奴遠迹在職五年戶口增倍綱遣將軍龐萌蓋延擊董憲萌反帝自

將討之綱龐萌為人遜順帝信愛之嘗稱曰可以托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使與蓋延共擊

董憲時詔書獨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為延譖己自疑遂反襲延軍破之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帝聞之

大怒自將討萌與諸將書曰吾嘗以龐萌為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當族其各厲兵馬會睢

陽今河南歸德府夏四月寶融遣使奉書入見詔以融為涼州牧綱初寶融等聞帝威德心欲東向以河西

見上卷隔遠未能自通乃從隗囂受建武光武正朔翼皆假其將軍印綬翼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使辭士

張立說融等曰更始事已成尋復亡滅此一興不再興之效也當各據土宇與隗隗翼蜀公孫合從宗高可

為六國戰國時下不失尉佗秦二世時南海尉任囂病且死召龍川令趙佗語曰聞項羽劉季起兵中國

粵武融等召豪傑議之其中識者皆曰今皇帝姓名劉見於圖書見上卷況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

光武賜寶
融書

耿弇平齊

光武勞耿
弇

最廣甲兵最彊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殆未能當也融遂決策東向遣長史劉鈞等奉書詣洛陽帝賜融璽書曰今益州見上卷有公孫子陽天水見上十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今之議者必有任翼教尉佗制七郡南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俱南粵地見十四卷十討王者有分問土無分民自適己事而已因授融涼州今陝西行都司涼州衛牧璽書至河西河西皆驚以為天子明見萬里之外綱六月董憲劉紆使蘇茂佼彊救龐萌帝自將擊破之秋七月彊以衆降茂奔張步憲萌奔胸梁○今江南進安府海州梁人斬紆以降綱冬十月帝如魯今山東兗州府曲阜縣綱耿弇拔祝阿濟南臨菑與張步戰大破之帝勞弇軍步斬蘇茂以降齊地悉平綱張步聞耿弇將至使其大將軍費邑軍扈下今濟南府歷城縣又令兵屯祝阿今濟南府禹城縣弇渡河先擊祝阿拔之費邑將精兵三萬餘人來合戰弇大破之斬邑遂定濟南今東濟南府張步都劇漢縣故城在山東青州府壽光縣使其弟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漢縣故城在臨菑縣諸郡太守合萬餘人守臨菑今青州府臨菑縣相去四十里弇進軍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菑名雖大而實易攻遂攻臨菑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之將其衆亡歸劇弇乃令軍中無得虜掠須張步至乃取之以激怒步步兵二十萬至臨菑大城東攻弇弇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小城陳兵於內自引精兵以橫突步陳於東城下大破之至暮罷弇明日復勒兵出是時帝在魯聞弇為步所攻自往救之未至陳俊謂弇曰劇虜兵盛可且閉營休士以須待也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醢詩○以筐或草泔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邪乃出兵大戰自旦及昏復大破之弇知步困將退豫置左右翼為伏以待之人定時步果引去伏兵起縱擊追至鉅昧水在青州府樂安縣上僵尸相屬視步還劇後數日車駕至臨菑自勞軍羣臣大會帝謂弇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漢王丁酉三年遣韓信擊齊齊未至王遣酈食其說降之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迹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乃難於信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見上卷以為落落難合謂疏闊而不易副有志者事竟成也帝進幸劇耿弇復追張步蘇茂將萬餘

初起太學

仲叔援劾
曉翼遣子
八侍

王元說曉
翼

周黨嚴光
不屈

人來救之帝遣使告步茂能相斬降者封為列侯步遂斬茂詣耿弇軍門肉袒降封步為安丘今青州府安丘縣侯齊地悉平弇振旅振止旅衆也言戰罷而止其衆以還京師弇為將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綱**初起太學帝還旋視之春秋傳出曰治兵入曰振旅還京師弇為將凡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挫折焉而返也初者何志始也帝即位於是五年日不暇給而**綱**帝幸太學稽式古典修明禮樂煥然文物可觀矣

遂昌尹氏曰禮王制主親視學則學謂之視者古也自漢以來則謂之幸矣綱目於此特書曰視者蓋亦推原古制也然則崇師重道之意特嚴於一字之間亦豈無所本歟

綱十一月大司徒伏湛免以侯霸為大司徒**目**霸聞太原今山西閭仲叔之名而辟壁之既至霸不及

政事徒勞聲苦而已仲叔恨曰始蒙嘉命且喜且懼今見明公喜懼皆去以仲叔為不足問邪不當辟也

辟而不問是失人也遂辭出投劾而去援上其劾狀中有上文恨曰已下數語**綱**十二月曉翼遣子入侍

帝遣來欽說翼遣子入侍翼聞劉永彭寵皆已破滅乃遣長子恂隨欽詣闕鄭興因恂請與妻子俱東馬

援亦將家屬隨恂歸洛陽翼將王元說翼曰今天水完富士馬最彊元請以一丸泥為大玉東封玉谷關

在河南河南府新安縣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畜士馬據隘自守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敝猶足以霸

要之魚不可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翼心然元計雖遣子入侍猶負其險阨欲專制方面**綱**徵處士

周黨嚴光王良至京師黨光不屈以良為諫議大夫書書不屈何嘉節守也**目**黨入見伏而不謁甘陳願

守所志博士范升奏曰伏見太原今山西周黨東海今江蘇王良山陽今山東王成等蒙受厚恩使者

三聘乃肯就車及陛見帝廷黨不以禮屈伏而不謁偃蹇驕悍同時俱逝黨等文不能演義武不能

死君釣采華名庶幾三公之位臣願與坐雲臺在洛陽縣東北南宮之下考試圖國之道書奏詔曰自古明主聖主

必有不賓之士伯夷叔齊不食周粟太原周黨不食朕祿亦各有志焉其賜帛四十匹罷之○光字子陵

浙江紹興府餘姚縣人本姓莊後避明帝諱更改作嚴少與帝同遊學及帝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以物色其人訪之得

於齊國今山東累徵乃至車駕即日幸其館光卧不起帝即其卧所撫光腹曰咄咄敦入聲怪聲○子陵不可

相助為理耶光乃張目熟視曰昔唐堯著德巢父洗耳見上士固有志何至相迫乎帝曰子陵我竟不能

客星犯御座
嚴子陵耕釣富春山中

置兩子於度外
馮異入朝

河北中車

隗囂反

下汝耶於是升輿歎息而去復引光入論道舊故相對累日因共偃卧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御座甚急帝笑曰朕故人嚴子陵共卧耳拜諫議大夫不肯受去耕釣於富春山在浙江嚴州府桐廬縣西前臨大江

上有東西二釣臺中以壽終於家○王良後厯沛郡今江南徐州太守大司徒司直在位恭儉布被瓦器妻子不入官舍後以病歸一歲復徵至滎陽今河南開封府滎陽縣疾篤不任進道過其友人友人拒不肯見曰不有忠言奇謀而取大位何其往來屑屑不憚煩也良慚後徵不應卒於家

致堂胡氏曰自古人君待遇臣下其禮雖一然嚴威儼恪常施於爪牙甲冑之士以折其驕悍難使之氣柔異謙屈常施於林壑退藏之人以厲其廉靖無求之節故能駕馭人才表正風俗反是道者難乎於亂亡之禍矣

綱庚寅六年春正月以春陵鄉見上卷為章陵縣復除福也其徭役綱吳漢等拔胸見上卷斬董憲龐萌江淮

山東悉平綱吳漢等諸將還京師置酒賞賜帝積苦兵閒以隗囂遣子內侍公孫述遠據邊陲乃謂諸將

曰且當置此兩子於度外耳因休諸將於雒陽今河南府分軍士於河內今河南府懷慶府數朔騰書隴蜀述告示禍福

帝與述書曰君非吾亂臣賊子倉卒猝時人皆欲為君事耳天下神器不可力爭老子天下神器不可為也宜留三思

署曰公孫皇帝述不答綱馮異入朝綱異治關中出入三歲上林成都人有上章言異威權至重百姓歸

心號為咸陽王帝以章示異異惶懼上書陳謝詔報曰將軍之於國家義為君臣恩猶父子何嫌何疑而

有懼意至是自長安入朝帝謂公卿曰是我起兵時主簿也為吾披荊棘定關中既罷賜珍寶錢帛詔曰

倉卒蕪葦亭豆粥薄沱河麥飯見上卷厚意久不報異稽啟首謝曰臣聞管仲謂桓公曰願君無忘射石

鉤臣無忘楹咸上聲車管仲射桓公中鉤魯莊四管仲于齊見齊國賴之臣今亦願國家無忘河北之難蕪葦

亭薄沱河俱在河北今北直真定府小臣不敢忘巾車之恩見上卷留十餘日令與妻子還西綱夏四月遣耿弇等七將軍

從隴道伐蜀綱五月隗囂反使其將王元據隴坻平在陝西鳳翔府隴州即隴山也諸將與戰大敗而還綱六月并省縣

國減損吏員綱詔曰夫張官置吏所以為民也今百姓遭難戶口耗萬去聲少而縣官吏職所置尚繁其

朱浮日食
疏

復田租舊
制
魏竄降蜀

班彪王命
論

令司隸州牧各實所部省減吏員縣國不足置長吏者并之於是并省四百餘縣吏職減損十置其一

致堂胡氏曰按此詔六月所下歲十二月即詔田租三十稅一如舊制嗚呼人君意在斯民則其見效之速如此此孟子對齊王所以有不能不為之說也

綱秋九月晦日食**目**執金吾朱浮上疏曰昔堯舜之盛猶加三考考核實也三考九載也虞書三考黜陟幽明言陟其明而黜其幽賞罰明信也

大漢之興亦累功效吏皆積久至長子孫見十八卷而間近者守宰數見換易迎新相代疲勞道路尋其視

事日淺未足昭見其職既加嚴切人不自保故爭飾詐偽以希虛譽斯所以致日月失行之應也願陛下

遊意於經年之外望治於一世之後天下幸甚帝采其言自是牧守易代頗簡**綱**冬十二月大司空弘免

綱復田租舊制**目**詔曰頃者師旅未解用度不足故行十一之稅今糧儲差堆積其令郡國收見現田租

三十稅一如舊制景帝元年三十稅一遂為常制**綱**魏竄降蜀**目**先是魏竄問於班彪曰往者周亡戰國並爭數世然後

定意者從宗橫之事復起於今乎將乘運迭興在於今日也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昔周爵五等諸侯

從政本根既微枝葉彊大故其末流有從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己之威臣無百

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傷不及下是以即真

之後天下莫不引領而歎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同辭方今雄傑帶州

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而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竄曰生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於但見愚

人習識劉氏姓號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持并上之高帝十一年蒯徹曰秦失其

四年譬如捕鹿晉人角之時民復知漢乎彪乃為之著王命論以風切之曰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

其故至此天下於逐鹿不知神器見上有命不可以神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者也夫饑饉

流隸飢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亦有命也況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

可得而妄處哉故雖遭罹厄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韓信彊如梁籍項籍成如王莽王莽篡位然卒涸

鑊伏鼎質斬人機也烹醢分裂又况公遷廢細曰公廢不及數子而欲闇奸干天位者序乎英雄誠知覺

寤遠覽深識審神器之有授毋貪不可冀則福祚流于子孫天祿其永終矣竄不聽馬援聞魏竄欲貳於

罷車騎材官還復民伍詔各上封事不得言

召父杜母

光武討隗
陽來欽襲略

馬援聚米
為山谷

漢數以書責譬之賢得書增怒及賢發兵反援上書極陳滅賢之術又為書與賢將楊廣使曉勸於賢廣竟不答隗賢上疏謝帝復賜賢書賢知帝審其詐遂遣使稱臣於公孫述

辛卯七年春三月罷郡國車騎材官還復民伍見十卷四是月晦日食詔百僚各上封事不得言聖

日食書求言有之矣未有書各者各者句無一人不責人君莫不憚於聽言而詔各上封事人君莫不以言也且戒不得言聖帝之遇災思咎可謂誠矣喜於好高而詔不得言聖書之於冊光武於是

平不可目大中大夫鄭興上疏曰頃年日食每多在晦先時而合皆月行疾也日君象而月臣象君亢急

則臣下促迫故月行疾今陛下高明而羣臣惶促宜留思柔克之政垂意洪範之法周書洪範篇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帝

躬勤政事頗傷嚴急故興奏及之綱夏五月以李通為大司空綱以杜詩為南陽太守綱詩政治清平興

利除害百姓便之又脩治陂池廣拓土田郡內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見十七卷二十七南陽為之語曰前

有召父後有杜母

壬辰八年春遣中郎將來欽伐隗賢取略陽斬其守將夏閏四月帝自將征賢賢融等率五郡兵以從

賢眾皆降賢奔西城吳漢引兵圍之綱來欽將二千餘人伐山開道徑襲略陽今陝中漢中府略陽縣斬隗賢守將

金梁翼大驚曰何其神也帝聞得略陽甚喜曰略陽賢所依阻心腹已壞則制其支體易矣翼自悉其大

眾數萬人圍略陽來欽與將士固死堅守夏閏四月帝自征翼光祿勳郭憲諫曰東方初定車駕未可遠

征乃當車拔佩刀以斷短車引綱帝不從西至漆漢縣今陝西諸將多以王師之重不宜遠入險

阻計猶豫未決帝召馬援問之援因說隗賢將帥有土崩之勢兵進有必破之狀又於帝前聚米為山谷

指畫形勢開示眾軍所從道徑往來分析昭然可曉帝曰虜在吾目中矣明日遂進軍至高平今陝西平涼府鎮原縣

第一城名高平縣實融率五郡太守見上卷與大軍會遂數道上隴使王遵以書招牛邯時邯軍在平涼府

下之拜邯太中大夫於是賢大將十三人屬縣十六眾十餘萬皆降賢將妻子奔西城漢縣故城在

西從楊為而田弇率育保上邽漢縣故城在鞏昌府秦州境西略陽圍解帝勞賜來欽班坐絕席專席獨在諸將之右賜

歛妻練千匹進幸上邽詔告隗賢曰若束手自詣父子相見保無他也若遂欲為黔布見十卷二十七者亦自任

二祖同一轍
得隴望蜀

復借寇君
一年

耿純降蓋

温序衡
伏劍

終遵卒于

難歌投壺

也罷終不降於是誅其子恂使吳漢岑彭圍西城耿弇蓋延圍上邽以四縣封竇融為安豐漢縣故城在江南鳳陽府

壽侯弟友為顯親漢縣故城在壽州及五郡太守皆封列侯遣西還所鎮綱穎川盜起秋九月帝還宮六日

自將討平之特筆也帝於是可謂不敢自暇矣高帝書留四日復如穎川今河南開封府許州盜

羣起寇沒屬縣河東今山西平陽府守兵亦叛京師騷動帝聞之曰吾悔不用郭子橫憲之言見秋八月帝自上

邽晨夜東馳賜岑彭等書曰兩城西城上邽若下便可將兵南擊蜀虜公孫人苦不知足既平隴府隗囂居此

復望蜀今四川成都府每一發兵頭須為白九月乙卯車駕還宮帝謂執金吾冠恂曰穎川迫近京師當

以時定惟念獨卿能平之耳從九卿復出以憂國可也執金吾為陪卿故亦稱九卿冠恂曰穎川迫近京師當

下有事隴蜀故狂狡乘間相誑誑誤再誤也如聞乘輿南向賊必惶怖歸死臣願執銳前驅帝從之庚

申車駕南征穎川盜賊悉降寇恂竟不拜郡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乃留恂長社漢縣故

州其社中有樹暴長故名鎮撫吏民受納餘降東郡今山東東昌府濟陰州府曹州盜賊亦起帝遣李通王常擊之以耿純嘗

為東郡太守威信著於衛地遣使拜太中大夫使與大兵會東郡東郡聞純入界盜賊九千餘人皆詣純

降大兵不戰而還重書復以純為東郡太守綱冬公孫述遣兵救隗囂吳漢引兵下隴目楊廣死隗囂窮

困岑彭壅谷水灌南城城未沒丈餘會王元等將蜀兵五千餘乘高卒至決圍殊死戰遂得入城迎囂歸

冀今鞏昌府吳漢等軍食盡乃引兵下隴校尉太原温序為囂將苗宇所獲宇欲降之序大怒叱宇等曰

虜何敢迫脇漢將因以節見八擣擊反殺數人宇眾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以劍序受

劍銜鬚於口顧其左右曰既為賊所殺無令鬚汗血遂伏劍而死從事王忠持喪歸洛陽詔賜以冢地拜

三子為郎

癸巳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穎陽漢縣故城在河南侯祭傳遵卒于軍時祭遵屯沂今陝西鳳詔馮異

領其營書卒于軍何目遵為人廉約小心克己奉公賞賜盡與士卒約束嚴整所在吏民不知有軍取

士皆用儒術對酒設樂必雅歌投壺歌詩雅投壺為樂也臨終遺戒薄葬問以家事終無所言其後朝會

馮異卒于軍

寇恂斬皇甫文

隴平

荆門事由征南公

魯奇破浮橋

來歙叱蓋延

帝每歎曰安得憂國奉公如祭征虜者乎隗囂死諸將立其子純夏六月遣來歙馬援護諸將

馮異等屯長安今陝西西安府長安縣秋八月歙率異等討隗純於天水見上

甲午十年夏征西大將軍夏陽漢縣故城在西安府郿陽縣侯馮異卒於軍書卒于軍嘉死事也秋八月帝如長安遂至

汧隗囂將高峻降初隗囂將高峻擁兵據高平第一見上耿弇等圍之一歲不拔帝自將征之進

幸汧見上遣寇恂往降之恂至第一峻遣軍師皇甫文出謁辭禮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

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門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

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也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

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冬十月來歙等攻破落門府聚名在鞏昌隗純降王元奔蜀隴右悉平

乙未十一年春三月遣吳漢等將兵會岑彭伐蜀破其浮橋遂入江關今彭主津鄉地名在四川重

數朔攻田戎等先是公孫述遣田戎任滿程況下江關據荆門虎牙橫江水不克帝遣吳漢率誅虜將軍

劉隆等三將發荊州今湖北廣濟府兵與彭會荆門在荊州府宜都縣彭裝戰船數十艘搜吳漢以諸郡棹卒

猶言多費糧穀欲罷之彭以為蜀兵盛不可遣上書言狀帝報彭曰大司馬漢習用步騎不曉水戰荆門

之事一由征南公岑彭為征南大將軍為重而已閏月岑彭令軍中募攻浮橋先登者上賞於是偏將軍魯奇應募

而前時東風狂急魯奇船逆流而上直衝浮橋而攢柱有反杷鉤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勢殊死戰因飛炬

焚之風怒火盛橋樓崩燒岑彭悉軍順風並進所向無前蜀兵大亂溺死者數千人斬任滿生獲程況而

田戎走保江州今四川重慶府巴縣彭上聲劉隆為南郡即荆州府太守自率輔威將軍臧宮驍騎將軍劉歆長驅入江

關荆門與虎牙二山之間名曰江關令軍中無得虜掠百姓大喜爭開門降夏先零連種名羌反以馬援為隴西今陝

太守擊破之公孫述遣王元拒河池六月諸將擊破之述使盜殺監護使者來歙詔以將軍馬成代

之目公孫述以王元為將軍使與領軍環安拒河池今鞏昌府徽州六月來歙使蓋延等進攻元安大破之乘勝

遂進蜀人大懼使刺客刺歙未殊馳召蓋延延見歙因伏悲哀不能仰視歙叱延曰虎牙何敢然蓋延為虎牙將

來歙自書表

六

岑大破蜀兵

不宜專用南陽人

軍今使者中刺客無以報國故呼巨卿蓋延字欲相屬視以軍事而反效兒女子涕泣乎刀雖在身不能勒

兵斬公邪延收淚彊起受所誠歎自書表曰臣夜人定後為何人所賊傷中臣要害臣不敢自惜誠恨奉

職不稱以為朝廷羞夫理國以得賢為本大中大夫段襄骨鯁可任願陛下裁察又臣兄弟不肖終恐被

罪陛下哀憐數賜教督投筆抽刀而絕帝聞大驚省書攬涕以揚武將軍馬成代之歎喪還洛陽乘輿編

素臨弔送葬帝自將征蜀秋七月次長安綱岑彭及將軍臧宮大破蜀兵延岑走王元以其眾降綱公

孫述使其將延岑王元等悉兵據廣漢今四川潼川及資中今四川成都府資中縣又遣將侯丹拒黃石岑彭使臧宮

從涪浮水府在綿州上平曲地名在潼川州拒延岑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見沂素逆都江日成都府城西而上襲

擊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今四川眉州彭山縣使精騎馳擊廣都今成都府去成都數

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兵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彭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

述大驚以杖擊地曰是何神也臧宮晨夜進兵延岑不意漢軍卒猝至大震恐宮因縱擊大破之延岑奔

成都王元舉眾降綱冬十月公孫述使盜刺殺征南大將軍舞陰今河南南陽府泌陽縣侯岑彭綱公孫述使刺客

詐為亡奴降岑彭夜刺殺彭監軍鄭興領其營以俟吳漢至而授之彭持軍整齊秋毫無犯蜀人為立廟

祠之綱馬成等破河池平武都今鞏昌府階州遂與馬援擊破先零羌綱以郭伋為并州牧綱郭伋為并州山

西太原牧遇京師帝問以得失伋曰選補眾職當簡天下賢俊不宜專用南陽帝鄉人是時在位多鄉曲故舊

故伋言及之

綱丙申十二年春正月吳漢大破蜀兵遂拔廣都綱秋七月將軍馮駿拔江州獲田戎綱吳漢進攻成都

九月入其郭郭也臧宮拔綿竹引兵與漢會綱吳漢乘利自將步騎二萬進逼成都去城十餘里阻江北

營作浮橋使副將劉尚屯於江南為營相去二十餘里述使謝豐袁吉將眾出攻漢使別將趙劉尚令不

得相救漢乃召諸將屬祝之曰吾欲潛師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若能同心一力人自為戰大功可立如

其不然敗必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諸將皆曰諾於是夜銜枚見卷六十五引兵與尚合軍明日漢悉兵迎